

历代纪事本末丛书·50·

主 编：袁国琨  
副主编：徐 彻

# 明史 纪事本末 八



白  
话  
精  
评

原著◎清谷应泰 译评◎韩世明 梁志忠

辽海出版社

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⑤0 主 编 袁闾琨  
副主编 徐 彻

白话  
精评 明史纪事本末

(八)

原著 [清] 谷应泰  
译评 韩世明 梁志忠

辽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话精评历代纪事本末/袁国琨主编. —沈阳: 辽海出版社,  
2006. 4

ISBN 7-80711-491-6

I. 白… II. 袁… III. 中国-古代史-纪事本末体  
IV. K204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8240 号

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电话 024-23284469 E-mail: dyh\_cn@163.com

北京市鸿鹄印刷厂印刷

---

幅面尺寸: 140×203 毫米 字数: 8500 千字 印张: 445

2006 年 5 月第二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柳海松 孙德军 段扬华 责任校对: 顾季  
封面设计: 陈思丞 版式设计: 陈思丞

---

定价: 1508.00 元 (全套 1—56 册)

# 目 录

卷七十二	崇祯治乱·····	1
卷七十三	修明历法·····	46
卷七十四	宦侍误国·····	77
卷七十五	中原群盗·····	97
卷七十六	郑芝龙受抚·····	187
卷七十七	张献忠之乱·····	195

##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

## 崇 祯 治 乱

熹宗（朱由校）天启七年（1627）八月，病重。当时，大宦官魏忠贤专权，猖狂已极，朝庭内外深感不安。熹宗召见信王（朱由检），嘱咐说：“吾弟当为尧舜之君。”信王听后惶恐万分，只是说：“陛下为此言，臣该万死。”信王走后，熹宗就去世了。魏忠贤亲自去请信王进宫，信王感到很危险，自己随身携带点食物，不敢食用宫中饭菜。当时，群臣无法见到信王，信王一人秉烛独坐，过了好久，见一小宦官携剑而过，信王取剑看了看，放置在几案上，答应以后给赏钱；信王听到外边有巡逻声，出去表示慰劳。信王问左右侍从，想赏给他们酒菜吃，到哪里去取？侍从说这事需要问光禄寺。于是，信王让传令旨<sup>①</sup>取酒菜，巡逻的人们听说后欢声如雷。第二天，信王在中极殿即皇帝位，接受百官朝见，但不让祝贺。朝见时，忽然出现天鸣的声音。

九月，下令停刑。

十一月，魏忠贤、客氏被处死。撤各道镇守宦官。户部

<sup>①</sup> 令旨：此时熹宗虽死，但朱由检尚未正式继皇帝位，故称“令旨”，而不称“圣旨”。

郎中刘应遇上疏谈天下六大苦：“一是拘捕太滥，二是狱中毙命太多，三是追赃太苛，四是仕途去就难以预料，五是对新进之士限制太严，六是廷臣常被言官要挟。”崇祯帝<sup>①</sup>认为有道理，下令免除在天启朝被迫害致死诸臣的银赎，释放其家属。魏忠贤、崔呈秀的党羽先后被处死。当时，阉党势力很大，崇祯帝不动声色，剪除元凶，没有靠他人帮助，全靠自己的才智，国家再次得到安宁。崇祯初政，天下无不称颂。

工部尚书杨梦寰上疏请停捐纳事例。

在朝三品以上大臣公推内阁成员，最后以钱龙锡、杨景辰、来宗道、李标、周道登、刘鸿训为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

暂停供宫廷衣物的江南织造，崇祯帝下诏说：“地方战事接连不断，连年加派，百姓负担过重，朕很同情。不忍心再穿用那些奢华的衣物，以增加当地百姓的困扰。等到东、西两方战事结束后，再重新开造，以此来表达朕敬天恤民的诚意。”

十二月，恢复建文年间朝臣练子宁的官爵。

南京御史刘汉陈奏四件事：“应该推崇正学以培植根本，磨励廉节以清仕途，爱惜名器以尊体统，重视农耕以节财用。”崇祯帝认为说的对，指示吏部严加清理整顿，凡是《明会典》里规定的额外官，如添注、添设这类添加衔，有

---

<sup>①</sup> 崇祯帝：1644年3月，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，朱由检自缢死。清入关，谥庙号怀宗，后改为庄烈帝；南明谥思宗，后改毅宗，人们习惯上也称为崇祯帝。

空缺也不要推补；文臣中不是九卿<sup>①</sup>正职，武臣中不是有勋爵的，总兵中不是有战功的，不得加保、傅<sup>②</sup>衔。

崇祯帝在便殿审阅大臣章奏，闻到一股香烟味，内心有些蠢动，觉得很可疑，走出殿外，心情才安定下来。询问宦官这股香烟从何而来？回答说：“这是宫中旧方。”崇祯帝很生气，叱责他们赶快毁掉，以后不许再弄这些东西。他很有感触地感叹说：“我父兄都为此而误了大事。”

怀宗崇祯元年（1628）春正月，下令禁止衣饰过于奢侈和违背制度规定，普通妇女不许穿戴金冠、袍带等物，这是根据御史梁天奇的请求而做出的决定。

指示宦官衙门司礼监斥卖魏忠贤的田宅，有请求将它变作赏赐大臣的府第。崇祯帝说：“待东、西战争结束，留这府第赏赐功臣。”题匾额曰“策勋府”。

二月，以侍读学士温体仁充当经筵<sup>③</sup>日讲官。

三月，任命周延儒为礼部右侍郎。

五月，崇祯帝在皇宫平台召见朝廷大臣，指示内阁大臣来宗道说：“票拟<sup>④</sup>一事，应该认真商讨。”指示吏部说：“重新被起用的官吏太多，会推大臣也应该慎重。”指责户部筹措辽东军饷无术，侍郎王家祯引咎认错。讨论辽东战事，兵部尚书王在晋说的含糊，命宦官给他笔和纸写下来。指示刑部说：“天象示警大旱，用刑应该适当。”第二天，又指示

① 九卿：见卷五十四《严嵩用事》。

② 保、傅：指太保、太傅这类荣誉衔。

③ 经筵：见卷六十一《江陵柄政》。

④ 票拟：见卷五十四《严嵩用事》。

吏、户、兵三部说：“昨天召对九卿、科、道<sup>①</sup>官，内阁大臣刘鸿训认为，官吏更调太频，应该实行久任之法，以要求实效。”又说：“天下为赋役困扰，朕很忧虑。更调太快，则会给百姓增加负担，行久任之法，则功易成，自今以后，藩、臬<sup>②</sup>郡县官不要轻易改调，言官<sup>③</sup>荐举人才讨好人者，要治罪。辽东和贵州战事还在扩大，赋役日益繁重，地方官如有私派加征者，巡抚和巡按御史要进行查处，勿得宽恕。”

六月，崇祯帝在皇宫平台召见朝廷大臣。因为插汉的原故，发放十万国库金帛给边吏。刑科给事中薛国观上疏谈军队的弊端，崇祯帝让他自己宣读，当读到“关门虚冒”时，称赞他，又把这给诸大臣传看。下召给提都京营的保定侯梁世勋，让他加强训练。不久，命翰林官凡应召回答问题，人侍记注。

户科给事中吴承昊上疏说：“神宗（朱翊均）皇帝以前各朝，边防军饷仅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，神宗帝时，达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，先帝（光宗朱常洛）时，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。其他京城各项开支，万历年间（1573—1619）每年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，近来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。现在支出共五百余万两，而每年收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两。按每年应该收入的计算，已经不足，再加上拖欠赋税，实收入每年仅二百万两。边地士兵怎能衣甲完备，司农还有何计可施？请下令给守边各位都督巡抚，

① 科、道：见卷五十四《严嵩用事》。

② 藩、臬：见卷五十三《诛岑猛》。

③ 言官：见卷五十四《严嵩用事》。



清整历年增饷。至于京城各项开支，也让各衙门自己严加清理。先朝大臣叶淇变盐法，改折色，以至边地粮食价格上涨，一定要恢复祖宗旧制，开中输边之法<sup>①</sup>。西北多荒地，责成有关部门开荒以备军饷。”崇祯帝采纳他的意见。崇祯帝在皇宫平台召见朝廷大臣，把御史吴玉的《钱粮积弊疏》给各位内阁大臣看，问道：“何不指名？”吴玉回答说：“这弊端由来已久，不是一人一事，没法指名。”又拿出黄承昊上疏，问户部侍郎王家桢说：“为何滥增至此？”回答说：“神宗朝（朱翊均）收入多，支出少，至使太仓粮食腐朽，内库金帛不可胜数。后边地大臣随请随给，出入不相抵。”又读至盐法，内阁大臣请恢复祖制，屯田开中。崇祯帝认为是。拿出宣府巡抚李养冲上疏，说：“旗慰往来如织，不贿赂他，恐怕诋毁之言日至，贿赂他们，又愁没那么多财物。”崇祯帝阅后不高兴。兵部尚书王在晋说：“大同遭受焚掠，应该让按察使去考查，不必让旗尉去。”崇祯帝说：边疆之事凭一个喇嘛僧人来调解，各位文武大臣干什么？敌人怎能不轻视中国？”各位大臣退下。当时，大同因为有插汉和解，不加防备，所以崇祯帝责怪他们。

户科给事韩一良上疏说：“皇上在皇宫平台召见朝廷大臣，有‘文臣不爱钱’之语，然而当今社会，哪有不用钱地方？哪有不爱钱之人？以前用钱买官，怎能不用钱来偿还？我出身县官，现在作言官，就拿官来说，县官是行贿之首，而给事为纳贿之魁。现在说侵害百姓。都遣责守令不廉，然守令怎么能够廉洁！薪俸太少，上司督促索取，不是说可以

<sup>①</sup> 明制：商人输粮入仓，凭引支盐，称开中。

把正常开支以外的余额交上来，就是说可以用犯罪之人交纳的纸张与赎金来抵偿。来往过客，经常有携带馈赠礼金的。做官任满考核结束朝觐皇上，用度不下三四三千金。这些钱不是从天而降，由地长出，想让守令廉洁能够办得到吗？科道号称开市，我两月来就拒贿金五百。我不善交际还这样，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。请求严加惩罚，把严重贪污的人逮捕下狱，让各位大臣视钱为污物，怕收贿得祸，也许收贿之风可以禁止。”崇祯帝在皇宫平台召见朝廷大臣，让韩一良读这本奏折，表扬他，提升他为右金都御史。

八月，崇祯帝告谕说：“朕想和大小臣工一起来管理国家事物，而诸司各有职掌，恐怕没有时间。只有内阁大臣左右不参与庶务，从今以后不是盛暑严寒，朕应亲自到文华殿批阅奏章。”丁未日，崇祯帝到文华殿，翰林、科、道各二人，备宣读，中书舍人二人侍班。

十月己丑日，崇祯帝在皇宫平台召见大臣，因为锦州军队叛变，把袁崇焕请求军饷的上疏给内阁大臣看。内阁大臣请求按他的要求拨给他，崇祯帝责怪户部尚书毕自严，礼部侍郎周延儒说：“关门从前防敌，现在又来防兵。从前宁远叛乱，而锦州兵效仿他们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够结束。”崇祯帝问周延儒怎么办，周延儒回答说：“我不是阻止拨给他军饷，虽然给他，应该有一个长远打算。”崇祯帝认为对。又遣责科、道官言事失实，即使奉诏回答问题，也是一纸空文。各位大臣都惭愧谢罪。

十一月辛未日，在文华殿召见宁阳侯陈光裕、襄城伯李守筠、清平伯吴遵周、诚意伯刘孔昭，寻问京营整顿怎么样，各有所回答。崇祯帝任命李守筠总督京营。

十二月己丑，大学士韩爌入朝。

崇祯二年。（1629）夏四月，当时陕西、山西闹饥荒，有农民起义，朝廷大臣捐俸助饷。崇祯帝说：“诸臣兴利除害，国家受益很多，何必言助。”

六月，御史李长春评论周延儒办事循私情。崇祯帝不听。

九月，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说：“陛下励精求治，召对文华殿，亲自管理国家大小事务，朝晨下令晚上加以考查，不久太平可致。但是崔促太急，不免见小利而谋近功。近日以来所急切应该做的是东北边防事宜。竭尽天下财力，来养饥军，军队更加骄佚；聚天下之军，寄希望于一战而胜，而无一日不战，出此计谋者考虑不周。今日所拘泥的小利是理财。民力已竭，司农已无藏储，而一时所讲求的都是聚敛之术，水旱灾荒，都不管不问。有司以能搜刮民财为良吏，对百姓不加抚恤；大官吏以能催租课税为殿最<sup>①</sup>，用它来取代考核官吏的标准。天下百姓一天也不得安宁了。以前对贪官严加惩罚，从执政以下犯贪污罪被杀的有十多个人，可以说是拯救时弊的最好办法。但是贪污之风不能禁止，是由于国家政策没有尽善尽美，急功近利的想法没有消失。”

十一月，河南府推官汤开远说：“皇上急于求治，诸位大臣补救过失不足。皇上即位以来，严明赏罚，从小臣到大臣，都和众人一起推举，或亲自选拔，不论是因为事情还是因为失误，被免官发配的很多，还有被下狱行刑考问的，这近似于乱用国法了。皇上有的认为举荐不当，怀疑他们结为

<sup>①</sup> 殿最：见卷五十五《沿海倭乱》。

朋党。四岳当初不也推荐鲧了吗<sup>①</sup>？鲧没把事情办好，也没把四岳一起杀掉。皇上又因为臣下坚持自己的看法，怀疑他们抗拒圣上。汉帝听从廷尉的请求，也认为张释之执法应该如此而罢止，并没听说因此而责怪他违抗皇命<sup>②</sup>。皇上对各位大臣进行督促勉励，于是许多大臣做事不能使皇上满意而获罪。不开以立功之路，而仅惩罚他们，那么惩罚就无尽无休了。皇上要求群臣做事要周详谨慎，于是有人认罪。不问他为什么认罪，而一概加以免究，认罪也成了故套。侵吞粮饷的贪官污吏，逮捕他是应该的；但恐怕伯夷<sup>③</sup>、许由<sup>④</sup>之类的人，不都像韩非<sup>⑤</sup>、范雎<sup>⑥</sup>那样，应该对他们稍宽容些，不应该掌清廉公正的标准来屈服有才干之人。现在各位大臣

① 相传为唐尧臣、羲和的四个儿子，主管四方诸侯，称四岳。曾推荐鲧治水，鲧治水无功而被杀。

② 张释之，字季。汉文帝时任廷尉。一次叹文带出行中渭桥，一人从桥下走出，文帝所乘之车马惊，文帝摘之令张释之处罚，张释之仅处以罚金，文帝认为判的太轻，当诛。张释之认为他所犯的罪按法律条文应如此判，最后文帝还是听从了张释之的意见，不怪罪他。

③ 伯夷：商孤竹君长子。相传其父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。孤竹君死后，叔齐让位于伯夷，伯夷不受，叔齐也不愿继位，先后都逃往周国。武王伐商，他们谏阻，商亡后，他们耻食周粟，逃亡到首阳山，饿死山里。封建社会把他们作为高尚守节的典型。

④ 许由：上古高士，隐于箕山。相传尧让位以天下，不受循耕于箕山之下，尧又召为九州长，许由不想听，洗耳于颍水滨。

⑤ 韩非：战国时韩国公子，与李斯同师事荀卿，李斯自以为不如。建议韩王变法，不从。后使秦，李斯忌其才，入狱自杀，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著述编成《韩非子》一书。为战国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。

⑥ 范雎：战国时魏人，因是为须贾所诬，被魏相魏齐使人笞击折肋。后化名张禄进入秦国，游说秦昭王，任秦相，主张远交近攻，歼灭敌国主力。后因荐人不当，谢病归相印，不久病死。

由于害怕严刑处罚，一切加派，能征尽征，不把百姓放在心上。百姓穷困就容易叛乱。皇上宽一分在臣子，即宽一分在民生，如果这样，诸位大臣可幸免无罪。更希望皇上在官府之内，能与臣下心心相连；进退之间，对诸位大臣以礼相待；锦衣卫的监狱，不是寇贼奸究之人不逮入此狱，如果这样大小臣工没有不思报国者的。”

十二月，升礼部侍郎周延儒为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

崇祯三年（1630）春正月甲申日，崇祯帝在会极门召集户、兵、工各科大臣，让注销案牍，各部委任给事中一人清理六曹，限期奏报。

前尚宝司卿原抱奇弹劾大学士韩爌招致敌人入侵，韩爌退休回乡。

恢复已故大学士张居正官职。赐已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。

六月，升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东阁大学士。

崇祯四年（1631）春正月，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说：“理财加派，不得已而用这个办法，没有加派一年多还不罢除。捐助搜括，这两件事更难长久实行。”崇祯帝说：“加派原来不累贫民，捐助听其好义之心，只有搜括会混浊奸人，如果有好的官员执行，怎么能害民呢！”崇祯帝不听从他的意见。

皇上在皇宫平台召见内阁大臣及各省监司官员，问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：浙江、福建相连，防御海盗的办法。回答说：“去年秋天海盗侵犯海上，五天就走了。”问江西布政使何应瑞：“你省宗室俸禄，为什么还不报上来？”何应瑞说：“江西山多田少，土地贫瘠，巡抚按察使考核，有关部门还没报上来。”问湖广右布政使杜诗：“你们省去年夏天，农民

造反的为什么那么多？”杜诗说：“起事之后，地方仍很平安。”问福建布政吴旻、陆之祺：“防御海盗的工作准备怎么样？”吴旻说：“海盗与大陆上盗贼不同，所以应该招抚他们。但官军认为招抚就可平安无事，盗贼又因国家招抚他们更加放肆，所以多年盗贼没剿灭。”崇祯帝问如何剿灭海盗？陆之祺说：“海上官兵，肯出死力。有关部门训练乡兵，筑城，重要地方多设火器，以战为守，这是上策。”崇祯帝问广东布政陈应元、焦元溥说：“你们省所负担的宣化、大同军饷数十万两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陈应元说：“已经解纳。”问解纳多少，回答说：“七千两。崇祯帝认为太少，说：“宣化、大同是军事重镇，急需军饷，不要玩忽职守！”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：“流寇情况如何？”回答说：“流寇在平阳，有的在河曲，应该狠狠打击，但是缺少军饷。”崇祯帝说：“上次说流寇已被平定，为什么还被流寇围困？”回答说：“山西、陕西隔有黄河，流寇忽去忽来，所以河曲被困。”崇祯帝问河曲是怎么陷落的。回答说：“流寇没有攻城，是城内人攻占的。”崇祯帝问：“什么人引流寇来的？”杜乔林说：“大概是流民。”崇祯帝问陕西参政刘嘉遇。倒答说：“流寇见到官兵即分散，官兵退又聚众闹事。”崇祯帝说：“流寇也是我的子民，能招抚就招抚。”刘嘉遇说：“现在正在招抚。”崇祯帝说：“以前王子顺已经投降，为什么又杀了。”回答说：“我们招抚他，他就掠夺，应该杀掉。”崇祯帝问：“最近流寇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一部在延安，一部在云严、宜川。”崇祯帝问广东布政使陆问礼、按察使孙朝肃。这时陆问礼已被任命为南赣巡抚。崇祯帝说：“南赣多盗贼怎么办？”回答说：“南赣在万山之中，连接四省，应当实行保

甲，训练士兵，大概可以消灭盗贼。”崇祯帝说：“这应该实际去做，说空话有什么用？”又问：“海盗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广东海盗，都从福建来的，船大又装备许多火器，官军的船难以接近，如果守住海岸，不让他们蹬陆，就不会有太大的祸害。”崇祯帝问广西布政郑茂华、李守俊说：“靖江王府争夺王位继承权，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宪定王两个儿子朱履祥、朱履祐，朱履祥早死，宪定王请求立履祐为继承人，而朱履祥有未经奏请所娶的妾生个儿子，现在已经长大，所以争王位。”崇祯帝问四川布政华敦复说：“乡绅挟持御史，为什么？”华敦复说是因为不交赋税。崇祯帝问：“守臣为什么不镇压？”回答说：“远方有关部门多征贡赋，所以不能！”这时，云南布政娄九德被弹劾。崇祯帝向贵州布政朱芹询问安政之事。回答说：“总督、巡抚责成安位办四件事：一是捉住奢崇明，一是献出樊虎、奢寅、妻子马人、儿子阿甫，一是送回贼巡抚王三善这个人，一是削夺他的领地，所以还没最后决定。”回答完毕，对各位官晓谕道：“正己之身，率领部属，爱护百姓。事情做好就升官，反之就随时惩罚。”各自谢恩告退。召左都御史闵洪学，左副金都御史张捷、高洪图，告谕闵洪学说：“巡抚、按察使贤正则守臣都贤正，如果巡抚、按察使不正，会误了大事。多次告诫回各道严加考核，为什么近来不称职这么多？”又说：“你与吏部实心任事，天下事不难办。于是退下。

四月，崇祯帝考虑到天旱，释放前工部尚书张凤翔、左副都御史易应昌、御史李长春、给事中杜齐芳、都督李如桢出狱。

五月，吴执御上疏说：“昨天看到户部大臣上疏，称岁

额四百万两，现在加到七百万两，缺额有一百六十万两，军饷还是不充足。加派则害民，不加派则害兵。前年遵化、永平之变，袁崇焕、王元雅都拥有数百万金而又狼狈失守，而史应、张星、王象虞、左应选各自坚守自己的城池，由此看来，现在谈论兵饷，不在于创立新法而在于选人用它。我认为沿边各城，应该让吏部选补贤能，用本地钱粮训练土著士兵。实行这个办法，不用向司农索取军饷，不用调用守边士兵，没有比这再方便的办法子。”崇祯帝认为钱粮留在本地，国家税收无从出，不听他的意见。

八月，吴执御评论周延儒说：“收揽大权，遮掩弊端，偏爱自己的同乡，紧急军事情报的奏章，一涉及到边事和盗贼，就借口军机密封交给六部，明显的是害怕朝廷大臣指责其长短，他日失败也可以说是胜利，有功也可以说是误了军机。皇上经常可以看见周延儒摘发小事，近于明敏，于是认为他诚心任事，岂不知周延儒借此以行其私？”崇祯帝斥责他。吴执御三次上疏弹劾周延儒，都被崇祯帝留下不交内阁议处。

闰十一月，中允倪元璐上疏说道：“原来担任中允的黄道周因坚持己见而被贬官，我怕海内士大夫都不敢上书直陈己见。前府尹刘宗周清廉正直，黄道周因忠直敢言被贬，刘宗周以刚直倔强遭免官，天下本无能人，得人才又不能用，谁还能陛下尽忠心呢！”崇祯帝不听。这时，黄道周因为为钱龙锡求情被贬为地方官。

十二月，这时，考核选拔了科道官员以后，又考核现任官员缴纳赋税情况，于是户部尚书毕自严被捕入狱，熊开元、郑友玄都被贬官。吏科都给事上疏求情，崇祯帝斥责



他。从此考核选拔时，先考核税收情况，不管对百姓是否加以爱护，专门考核崔租征税，这是法制一大变化。

礼部侍郎罗喻义充任日讲官，拿《尚书》“商王布昭圣武”一章送交内阁，温体仁删减一半，因为他引用了京营大阅等话。罗喻义坚持认为不可这样。温体仁上疏说：“旧例经筵多进规劝之语，日讲则正面解释，规劝少。罗喻义担任日讲官而用经筵之例，让他改写又不听，很惭愧不能为后进做表率。”令下诸部评论此事，认为：“圣上天资聪慧，罗喻义何必多言。”于是被免官。

崇祯五年（1632）六月，兵部员外华允诚上书说三大可惜，四大可忧，指责温体仁、闵洪学。崇祯帝斥责他。华允诚又回奏，又极力指陈他们的失误，说他们偏爱沈演、唐世济等人。崇祯帝怒，免华允诚官。温体仁上疏辩解。

十二月，下诏停止纳钱授官。

崇祯六年，（1633）二月，告谕吏部举荐潜身修行之士，科道官员不必专门出去考核选拔。馆员应该首先有人推荐。立为法。

冬十月，审理囚犯，崇祯帝穿素服，在建极殿和内阁大臣商榷，温体仁竟没提什么不同意见。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上任才七天，城池被敌人攻陷，获罪杀头，崇祯帝内心有些可怜他，温体仁不为他救情，人们都认为他死的冤枉。

崇祯七年（1634）春正月，刑部给事李世祺弹劾大学士温体仁、吴宗达，被贬外任。又把考选郎中吴鸣虞治罪。山西提学金事袁继威上疏说：“养凤为了鸣叫，养鹰为了搏击。现在一鸣就夹住它的舌头，一击就缚住它的翅膀，朝廷对于言官，何至于此！使言官闭口不言不犯错误，而大臣没有一